

侯

鯖

錄



侯 鯖 錄

趙 令 時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侯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鯖

趙令時撰

錄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及知不足齋叢書皆
收有此書知不足本用芸
川書院本稗海本及舊鈔
本合校故據以排印

侯鯖錄序

漢樓護字君卿。精辨議論。聽者皆竦。有樓君卿唇舌之號。爲王氏五侯上客。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爲鯖。世謂之五侯鯖。蓋天下之至味矣。夫聊復翁趙德麟名令時。爲前宋宗室。安定郡王。以才美見喜於海。本無蘇文忠公嘗取諸儒先佳詩緒論逸事。與夫書傳中及人所嘗談隱語奇字。世共聞見而未知出處者。冥蒐遠證。著之爲書。名曰侯鯖錄。意亦以書之味比鯖也。余未第時。每以不獲一經目。迨今深寘恨焉。正德歲乙亥冬。乃以應天之高淳令。有政於府。過南都。前義烏尹趙士亨時以母海虞本無母字。憂家居。酒閒。本入取是編出。授余使閱。恍若登李膺之門。而揖宋纖之面目也。士亨因告余。以且將被諸木。俾見于世。子盍一言。以弁厥首。余搖手曰。姑舍是。姑與士亨嚼二公之鯖。以求其味。夫天下有有味之味。有無味之味。有味之味。能味乎一時。而不能味于時時。與天下後世。無味之味。細咀而始知。愈嚼而愈美。達可以調商家之鼎。窮可以樂顏巷之瓢。其天下之至味乎。德麟之鯖。厥味之能然與否。知味者固能辨之。若樓護之所味。則以權貴之味爲味。其味也。正子思所謂犬馬畜。伋而下陳仲子。一等人所不食者。於德麟之所味。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士亨爰作而對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請錄爲敍。余粦然笑曰。有是哉。涿鹿頓銳識。

侯鯖錄卷第一

宋 聊復翁趙德麟撰

文選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著綿。謂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

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余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真此意也。著。謂充以絮。出文選第五卷。

正俗云。或問。今以臥氈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氈。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

耳。左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卽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氈亦爲有緣。故

得名池耳。俗閒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

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余得一古被。是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

名矣。又見吳淑事類弓賦云。綠沈亦復精堅。注。引廣志曰。綠沈。古弓名。又引劉劭趙郡賦曰。其器用則。

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了。令角端。案今本事類賦注。堂。作棠。了。侯致。

李賀詩中用小憐事。北齊馮淑妃名也。

宋子京博學作詩云。可本何。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

字。丙者。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八月注引尸。

子無八字。○又案三諸本俱作二。取之丙地名也。或云魚以丙日出穴。故陳藏器云嘉魚乳穴中小魚能久食。力強於乳。丙者向陽穴。多生魚。魚復何能擇。丙日出入耶。酈善長云穴口向丙。又引柏枝山山神海中。有丙穴。穴方數丈。有嘉魚。嘗以春末遊渚。冬入穴。故知丙穴之魚不獨漢有也。老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

廣南呼食爲頭。梁元帝賜功魚爲餌。梁科律生若爲薄。爲夾。溫口貢若二百大薄。筆爲雙。爲床。爲枚。南朝四管爲一床。梁簡文荅徐摛書時設書幌中置筆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枚一萬字。○案此條註文各本舛誤。今從北戶錄訂正。

竹生花。其年便槁。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槁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云。竹不剛不柔。非草

非木。符必六十。籙亦六年也。案以上二條俱本北戶錄。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而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爲連撥。若風雷。不長於提絃。興奴則長於攏撚。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寫本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裏中。

桃菊以除不祥。菊苕也。今人以桃枝灑地辟鬼。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𦃟字。小束也。音蠶。𦃟音戎。細毛也。今𦃟毳字。

潘普官切。漸潘汁也。潘昌枕切。二字皆汁也。但潘字不通用耳。

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解。後

見神仙藥名隱訣云。銅亦名丹陽。又一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

雲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潁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

雙鏡。南金裝。案各本俱云鳳皇雙。瓊瑤帶。今從寫本。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案各本俱云翠

寫本。同心相親。照心照膽。壽千春。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

則倒見。以手覆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

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卽殺之。予家有一鏡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

世少有。刻治六官。寫本。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孫子。芸窗本。傳之後世樂無極。後又得一面。云二皆大鼻。

此一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之。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

妙麗。又有貞字飛霜四篆字。鏡名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老蘇作雷太簡墓銘云。嗚呼太簡。不顯祖考。不有不承。隱居南山。德積聲施。爲取於人。不獻不求。旣獲不

庸。有功不多。我銘孔悲。案嘉祐集。不載此文。此大語妙。有三代文章骨氣。爲文之法也。案自白樂天題行。至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又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亦的

矣。予詩中有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公極稱之。云二物皆不道破爲妙。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國三夫人也。諸本俱云三夫人，今從寫本。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造傾盃曲，又樂府雜錄云：「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

唐高宗龍翔中，置三國子監。

唐德宗建中三年，用韋都賓、陳京請，借京城官商錢，大索得八十萬貫。時度支杜佑曰：「月費錢一百萬，本朝元豐中，畢仲衍編備對，月支六十二萬餘貫，金帛不在數。」自大觀之後，不知月用幾何。

閬州神海本中有三雅池，出潘遠紀聞。譚云：「昔有人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盃盞，寫本上各有二篆字，一云伯

雅，二云仲雅，三云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予嘗覽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錢，諸本

金今從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云次曰中雅，注云七升，○案諸本小曰季雅，注云五升，○案芸窗

神海本作三升，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恐盛酒器，非飲器也。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國史，大字據唐丈夫事，非將相所爲。」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榜，案諸本俱作櫻桃，惟梨爲副，櫻桃爲三，案諸本並誤作甘

改正致甘子出羅浮，開元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曰：「栗如之何？」曰：「取其

實事，不出八九。」諸本並云：『唐有實事，不始范曄以諸香品味無味字。』時輩條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

類也。案以上二條俱出唐國史補。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寫本誤積。案國史補云。故長安言。賣藥宋清。人有義聲。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元微之行李從易宗正丞制詞云。昔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予嘗考王莽居攝時。作大誥云。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註云。謂諸劉見在者。何多寡之不同如此。豈莽時殘啄之餘。所謂四百人。皆贊莽以盜漢。偷生嗜利之徒歟。不然。安得生存於斯。至爲莽稱雋耶。

文選古樂府名都篇。寒鼈炙熊蹯。又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鱣西海之飛鱗。注。謂今之脰寒也。引

鹽鐵論云。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又資暇云。今之涪肉。謂之寒。又廣韻云。煮魚煎食曰脰。案此條與獨醒雜志略同。

天下生齒之數。前漢戶千二百二十三萬。舉其成數。後漢千六十。案諸本百。今據文獻通考改。七萬。魏九十四萬。晉二百四

十五萬。宋九十萬。後魏三百三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九萬。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

萬。國朝藝祖二百五十六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十七萬。案諸本俱云八百六萬。今據文獻通考改正。仁宗一

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二百四十八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一萬。出今國史。

長沙道林嶽麓寺。老杜所賦詩者。沈傳師有詩碑見於世。其序云。奉酬唐侍御。姚員外。道林寺題。示姚員

外詩不復見之。今得唐侍御詩。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嶽麓仲與昆。卓犖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寫著。花春更繁。從容一納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芸窗神海本俱作遲稍揖皇英頽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旛。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噉。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縻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眞少恩。晚來光彩又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案參寥集六月作五月。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吳幾先廉宣仲辨論云云。似當作五月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如翔鸞。芸窗本目月。頗光背如安。與臆方。心知不載。

田舍郎。尙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蔭綠樹陰低春晝長。雙鬢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廐中萬馬驅歸范陽。天子乘驟蜀山險。路滿川苜蓿爲誰芳。旁注七字。從本集校。

王令逢源。荆公王深父兄弟交遊也。嘗賦韓幹馬詩云。天寶天子盛天廐。吐番入馬上天壽。紫衣馭吏徧坐前。騎入金都門。不容驟。西極苜蓿爲誰得。肥六閑飛黃臥嗟瘦。乾元千秋又殿作承明下誰把筆。當年時

人無出幹右。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鐵勒夾口重兩銜。墨絲卽尾合雙紐。天門未上人。就觀老胡驚。嗟失開口。生搜朔野空毛羣。死斷世工無後手。當時天子惜不傳。送入御府置官守。胡塵勃鬱燕薊來。宮闕蕭騷既焚後。誰拚千金出手收。芸窗本收足踏萬里避奔走。幾經蹂躪道邊塵。今日寧無紙上垢。尊前病客不識畫。但驚骨氣世未有。四北駿足無時無。生不逢幹死空朽。世工無手無能。不肖休。往往氣骨陋如狗。旁注十二字。從本集校。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詞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櫺。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芸窗海虞本垂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宜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閒有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刊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涪所撰。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閒。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絨之。貴易於藏隱。

刊誤云。古無文刺。唯書竹簡。以代結繩。謂之簡冊也。魏彌衡處士致名於紙。是紙上題名。投刺公侯。自後

相承刺謁者見通名紙爲公狀也。至今士子之家存焉。

西京雜記載陸賈云。目暍得酒食。燈花見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濡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爲禳沴之故也。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至今洩器謂之虎子。或爲虎枕。

西京雜記云。長安巧工于

神海本丁

緩者。爲臥褥香爐。一名被中爐。本出房鳳。

神海本風

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爲機

環。轉運四周。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中爲名。今謂之衮毬。

余嘗和劉景文詩云。我識之無常縮舌。君能競病且低顏。東坡笑曰。吾嘗贈雷勝將軍詩曰。太守無何唯

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見吾子此對。覺吾用無何二字。體慢矣。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蠟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常見服飾變古錄云。始於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

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揜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

歐陽文忠公謫

寫本海虞本

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東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閒。先後仍

須次第裁。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公閒居汝陰時。一妓甚韻。

芸窗神海本類

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

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顙。

神海本類

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

遠。諸本作春色去。今從漁隱叢話。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漁隱作二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

十頃秋。東坡復自穎移維揚。作詩寄予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窗外

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皆神海本類。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

蟾蜍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

北城月落烏啼後。

神海本類

便是孤舟腸斷時。案二詩宛丘集不載。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予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東坡云。開曾見孫公素。病如何。予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

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爲程宜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在黃州日。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

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以目爲銀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謂葉致遠曰。學荆公者。豈有此博學哉。

熙寧中。士大夫猶能詩。

盧秉海本東

題汴河驛中云。蒼顏白髮老參軍。剩糴官糧置酒樽。但得有錢供客

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荆公見而愛之。遂獲進用。

寫本無此條

東坡在徐州。送鄭彥能還都下。問其所遊。因作詞云。十五年前。我是風流帥。花枝缺處留名字。記坐中人

語。嘗題于壁後。秦少遊薄遊京師。見此詞。遂和之。其中有我曾從事風流府。公聞而笑之。

寫本無此條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

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寫本無此條

醉花宜晝。醉雪宜夜。醉樓宜暑。醉水宜秋。醉得意宜唱。醉將士宜鳴鼙。醉文人宜謹節令。除章程。醉雋人

宜益觥盃。加旗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此等語似

二字衍

皇甫松持正所作醉鄉日月記中

語。寫本無此條

侯鯖錄卷第二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爲之。旣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王

元之責

芸窗神海本謫

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蘇邁伯達。東坡長子。豪邁雖不及其父。而問學語言。亦勝他人子也。少年作詩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

寒鴉過別村。先生見之。笑曰。此村長官詩。後東坡貶惠州。伯達求潮之安化令。以便饋親。果卒於官。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

文章。

寫本

簷日永揮毫罷。閑拂塵埃看畫牆。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

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閒一徑開。可惜梨花

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亦妙

語也。

案諸本俱脫扶風喬木云云。至末誤以下段寒日邊聲斷云云。接太真外傳詩云之下。今從寫本訂正。

滕達道長於五言。省試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裘劍佩。

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爲時膾炙。莒公詩云。

一夜東春風拂苑牆歸來無何處刺淒涼漢皋珮冷臨江溼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煩癩髓

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廢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釵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望

諸本誤忘欲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諸本誤香可憐無意傳雙

蝶盡委付芳誤諸本誤花心與蜜房案上二詩與瀛奎律髓異六字側注于旁

潁昌西湖展江亭成公作詩云案公指元憲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寶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

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閒州不計年案石林詩話向夕作向晚第六句云過寒

新木便留煙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總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

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惱水邊樓上時

唐武宗卽位獨奮怒曰案此條前似有脫漏獨奮怒字及下文始去字可見神海本云卽位罷窮吾天下

者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

京二寺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餘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

以督之御史乘駟未出開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筭冠二十六萬五百其

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筭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

民直歸於有司寺材芸窗海虞本誤枋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卽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